

盡

言

集

一



盡 言 集
(一)

劉安世撰

刻盡言集序

吾友銅梁張肖甫。飭兵大名。大名。宋元城劉先生鄉也。肖甫乃刻其盡言集。以風示宇內。移書要余序。曩余與肖甫同遊大名。數謁先生祠。歎其言不傳。其後於京師。錄斯集於李文達公之裔孫錦衣汴所。誦之輒扼腕憤歎。熱衷而汗顏。媿不能如先生盡言也。乃今肖甫刻之。是宜余序。序曰。昔孟軻氏稱大丈夫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其致不動心故也。先生遭宋熙豐之後。爲司馬光呂公著所薦。職諫官。累歲正色立朝。數犯逆鱗。小人乘之。譖以投荒。凡令甲所載遠惡地。無不周歷。蔡京卞輩。期冀之死。梅守勸使自爲計。先生色不爲動。旣老。梁師成欲大用之。而使人諷爲子孫計。先生曰。吾若爲子孫計。不至是矣。嗟乎。斯豈富貴貧賤威武所能動耶。蓋先生師司馬文正。終身致不妄語之功。友范祖禹。同心知諫。而厥考太僕公。介行危言。歎不得爲諫官。母夫人又勉以捐身報主。其父母師友之賢。忠孝正直所繇成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斯集也。人臣之龜鏡也哉。初先生自謂不爲子孫計。今去先生四百餘年。其後人在杞者。詩書世業。科第嗣興。當時附京卞。佞師成。計子孫者。今何如哉。肖甫好古崇賢。計世道。乃刻斯集。其有所感也夫。隆慶庚午冬十二月甲寅。前進士金華陸東序。

刻元城先生盡言集序

余少聞長者言。元城先生直言被竄事。心竊壯之。稍長爲儒生。至郡謁先生祠。輒低回留之不能去。則私臆以爲先生在當時。目爲殿上虎。其忠言讜議。當有著成編帙。皎皎在人間見者。何宋史之寥廓也。及讀其門人所爲語錄。則又蕪漫不足發。而文詞亦不少槩見。於心甚弗當。豈所謂殿上虎者。固盡是耶。去歲銅梁張壚山公憲副來鎮吾郡。亟慕先生。欲標榜以式後進。求先生遺言不可得。博搜之久。乃得其盡言集。於大梁宗藩西亭處。則大喜。而集仍手抄。不便傳誦。因命郡守陽谷王君。清戎雲嶽朱君。司理龍陽蔡君。梓之成。會公以文武才。擢陝參政。治行有日。猶以序命余曰。公先生里中人。公敢言類先生。是序。公不得辭。且集湮沒二三百載。今始顯出。詎謂無待。余承命逡巡曰。唯唯否否。何敢當。第先生之所以盡言。與公之所以刻是集者。則不可以不之序也。序曰。夫古稱盡言者。至龍逢比干極矣。在漢則有汲長孺。在唐則有魏陸二公。在宋則有先生。而先生之爲諫議。正當熙寧元祐。章惇蔡京諸黨進退之間。而宋北狩南渡未然之際。乃先生之所建白。每以辯是非邪正。進君子退小人爲急。其攻擊章蔡諸疏。至二三十上不止。甚或犯主顏色。雷霆震怒。旁觀縮朒。先生則少停。復奏不爲竦撓。嗚呼。其亦苦且危矣。語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其先生謂乎。使先生之說果行。則章蔡可以不橫。元祐可以不蠱。徽欽可以不北。而高孝可以不南。宋之社稷。至今存可也。奈之何鑿柄之不入。而春循梅。新高寶。雷化。諸蠻煙瘴雨之區。卒爲先生奉

母延喘之所也。悲夫。然於先生則何病矣。徒令後之論國是者。惟三致嘆於當時之君臣而已。且先生之所以能盡言若此者。蓋緣先生久從司馬公游。得誠之一言。爲盡心行己之要。而求誠之功。又始不妄語。所得固非淺鮮者。故能誠以事主。引是非。爭天下大體。死生禍福。視如浮漚。而將與孟子剛大不動心者埒矣。由是觀之。先生誠何如人哉。先生誠何如人哉。今去先生久矣。而鄉後進小子。仰先生如太嶽北斗之不可卽。縉紳大夫。遊吾郡者。聞先生風。則思願爲之執鞭。而有不能。孰謂忠義之心。果古今殊乎。夫君子愛其人。則思永其傳。希其踪。則思踐其實。玆集出。將使後之論先生者。得與龍逢比干諸公同游。而鄉後進與縉紳之仰止先生者。各砥礪其廉隅節槩。以無負先生。而時事國運。且有賴。斯固壚山公與郡太守諸君。刻布是集之意已。然壚山公。蜀人也。昔蘇長公稱先生爲真鐵漢。至今名爲確言。乃公亦炳播是集。殆又爲先生之鍾期乎。然余則非其人。胡足爲先生序。亦少致嚮慕之私云。集凡三卷。刻之郡署中。隆慶辛未正月吉日。賜同進士出身。前吏科給事中。郡後學石星譔。

劉元城盡言集序

古人所謂不朽者三。而言居其一。言非難。盡言爲難。盡言非難。盡言於君尤難。噫。若劉元城先生者。其殆能人之所尤難者耶。先生。魏人也。宋時舉進士。初除諫官。卽欲以直諫報主。又慮坐是罹罪。貽母氏憂。乃入白母太夫人。欲辭職終養。卽是可以覘先生之孝。母太夫人述先君子欲爲諫官而不獲之故。再四勉慰。強使就職。先生拜謝教。及入諫垣。遇事極言。略無顧避。卽是可以知先生之忠。古人謂出處可卜事業。先生忠孝根於天性。故其出處大致如此。閱盡言集中。如論胡宗愈除職不當。至二十一疏。論章惇。蔡確。強買譏訕。各至十一二疏。他多類是。正言儻論。百折不迴。必斥其人。寢其事。而后言乃已。於乎。以一介士而與萬乘之君角勝負。校是非。於雷霆之下。斧鉞之前。真乃批龍鱗。觸忌諱。濱九死而不回者。廷臣所謂殿上虎。坡公所謂真鐵漢。蓋以是與龍逢比干而下。如先生者。迺僅見焉。龍逢比干。不幸而死於諫。先生幸而得不死於諫。雖竄逐炎荒。遍歷惡域。幾十數年。而卒得全軀以歸。然則所學於司馬公之誠。至是益可驗矣。或曰。集名盡言。取言無不盡意也。得無與不妄語者相反乎。余曰。世之高談闊論者。孰肯吐肝披膽於君前。而犯顏敢諫之臣。多得之深沈不伐之士。吾是以知盡言者。固自不妄語中來也。是集也。廬山張公祖。購之四方者累年。一旦於汴中宗藩西亭氏得之。如獲拱璧。然時尙抄本也。迨隆慶庚午。公以蜀中鉅儒。奉命節鉞天雄。下車卽訪元城故里。遂錄而餽諸梓。與先生語錄行錄。並傳於世。旣成。囑余敘諸

簡端。余曰。先生之芳聲偉績。直與天地齊。日月炳。奚俟余敍爲者。第余忝與先生同桑梓。而高山仰止之思。不能一日釋諸懷。且張公之誠心直道。大類元城。而一念秉彝好德之衷。又勃勃然有不能已者。余兩重之。是以敢忘蕪陋。而謬爲之敍。若廬山公之芳聲偉績。與元城同垂不朽者。又自有太史公筆也。余何容贅焉。明隆慶辛未春二月朔。賜進士出身。承德郎。兵部職方司主事。前行人司行人。魏人右川張應福誤。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盡言集。宋劉安世撰。安世字器之。大名人。少師事司馬光。哲宗初。以光薦除祕書省正字。又以呂公著薦。除右正言。遷左諫議大夫。紹聖初落職。知南安軍。又貶新州別駕。英州安置。徽宗立。移衡州。尋以濮州團練副使。鼎州居住。後復直龍圖閣。卒。事蹟具宋史本傳。安世有集二十卷。今未見傳本。此集皆其奏劄。不知何人所編。前有隆慶辛未石星張應福序。皆云得鈔本於西亭王孫家。西亭者。朱睦㮮也。星序稱是集凡三卷。而此本實十三卷。與序不合。然證以永樂大典所載。一一相符。殆校讎偶疏。三字上脫十字也。史稱安世忠孝正直。似司馬光。而剛勁則過之。故彈擊權貴。盡言不諱。當時有殿上虎之稱。集中所論諸事。史不具載。頗足以考見時政。其中稍有遺議者。如吳處厚之劾蔡確。本出羅織。而安世申處厚之說。章凡一十二上。務欲置確於死地。殊不免意見之偏。然由其嫉惡太嚴。至於已甚。故徒知確爲僉邪。而不察處厚非善類。見無禮於君者。遂如鷹鷂之逐。實非故相排擠之比。觀歐陽棐爲蘇軾所善。程子爲蘇軾所讎。而安世論棐差遣不當。章凡九上。併程子詆爲五鬼。絕無所區別於其間。是亦其孤立無黨之一證。不足以爲疵瑕也。惟是氣質用事。詞或過激。故王偁東都事略論之曰。爲君子不能深思遠慮。優游浸漬。以消小人之勢。而痛心疾首。務以口舌爭之事。激勢變。遂成朋黨。是爲平允之論。至朱子作名臣言行錄。於王安石、呂惠卿皆有所採錄。獨以安世

嘗勸程子之故。遂不載其一字。則似乎有意抑之矣。要其於朝廷得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嚴氣正性。懷懷如生。其精神自足以千古。固非人力所能磨滅也。

盡言集目錄

卷一

初除右正言第一章

論命令數易一首

論寺監官冗一首

論館職乞依舊召試二首

論差除多執政親戚二首

論歐陽棐差除不當九首

卷二

論御史黃庭堅事乞行辨正二首

論韓玠差除不當三首

乞罷近臣列薦事一首

論諸路監司乞著考課之法一首

論買撲坊場明狀添錢之弊一首

論韓宗古差除不當一首

論何洵直差除不當二首

論開封官吏妄奏獄空冒賞事一首

論李察知濟州不當一首

奏乞發遣趙令耦對獄事一首

論高士英差除不當一首

卷三卷四

論胡宗愈除右丞不當二十一首

卷五

論章惇強買朱迎等田產事十一首

論盧秉責命不當事四首

論謝懔賜進士出身不當事二首

卷六

爲歲旱地震星隕乞下詔罪己許中外極言闕政諸路賑濟警備盜賊等事一首

爲愆亢乞罷修城及諸土木之役一首

爲愆亢乞罷上元遊宴二首

爲愆亢乞徹樂損膳精誠祈禱等事一首

爲愆亢乞舉禋祀荒政及求言卹刑一首

爲愆亢乞罷春宴一首

爲歲旱乞講荒政一首

論御藥李倬不合用內降請地乞付有司根治事三首

論何正臣除知饒州不當一首

論陳師道不合擅去官守遊宴事一首

論鍾世美除信州教授不當一首

奏乞訪求齊恢之後獎用事一首

奏乞罷修城壕三首

論蔡確不合陳乞潁昌府一首

奏乞賑貸鳳翔府界饑民一首

卷七

論謝景溫權兵部尙書不當九首

第七首後附謝景溫李常錄黃二首

乞罷李常盛陶中丞侍御史之職一首

論趙高無名進職等事一首

論范育除樞密都丞旨不當一首

卷八

論王子韶路昌衡差除不當十四首

奏乞罷畿內保甲一首

論黃廉除起居郎不當事一首

論陝西鹽鈔鐵錢之弊一首

卷九

論蔡確作詩譏訕事十二首

論曾肇知鄧州不當事一首

論樞密院闕官事一首

論畿內買草事一首

論時孝孫差除不當一首

論周種不當乞王安石配享事一首

卷十

論都司官吏違法擬賞事六首

卷十一

論都司官吏違法擬賞事二首

權給事中封駁沈括除命一首

論沈括吳居厚等牽復不當二首

論臺諫官章疏乞內置籍二首

論役法之弊一首

論堂除之弊二首

論乞更張常平之弊一首

彈奏范純仁王存事四首

薦傅堯俞蘇頌可任大事一首

卷十二

論楊畏除御史不當五首

論大河利害五首

論修河物料科買搔擾事一首

乞諫官各鑄印事一首

論犯賊人於寄祿階改左右字不當事一首

論執政不合留占配軍充宣借事一首

論不御講筵及求乳母事二首

乞早補諫員等事一首

論朋黨之弊一首

卷十三

論鄧溫伯差除不當六首

引疾乞宮觀事一首

乞別差官看詳役法事一首

辭免中書舍人及乞宮觀事七首

應詔言事

時爲寶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

盡言集卷一

宋元城劉安世撰

初除右正言第一章

右臣近被聖恩擢寘諫列內惟譴薄媿無以稱尋具辭免不蒙俞允竊伏思念陛下所以不次用臣者豈徒備二省之員爲朝廷美觀而已蓋授之以名者必求其實任之以職者必責其効故臣拜命之初未敢指陳政事而首論治亂之本原人君之大體庶有以副公朝圖任之誠意盡愚臣平昔之所學惟陛下毋憚煩而試聽之臣聞書稱堯之德曰稽于衆舍己從人舜戒其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傳說之復于高宗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然則古之聰明睿知之君所以能大過於人者未有不以求諫爲先務也今陛下居久安之時乘不拔之勢崇起教化修舉法度粲然追跡於三代之隆者豈有他哉特以陛下至誠虛己首開言路故人人自竭樂告善道而天下之情無不通也然臣尙有疑者自去歲以後屢罷言事之官中外臣民不知其詳往往竊議以謂陛下好賢之志稍異於初年納諫之心漸怠於昔日臣竊憂之恭惟祖宗以來尤以臺諫爲重雖所言者未必盡善所用者未必皆賢然而借以彈擊之權養其敢言之氣者乃所以制姦邪之謀於未萌防政令之失於未兆也今陛下深居九重政在大臣之際固宜開廣聰明留意採納而前

日臺諫數人相繼罷去。甚者至於不究其所論之是非。不察其所爭之當否。陽餌以美遷。陰奪其言責。使忠正之臣憤懣而不能發。修潔之士愧赧而不敢受。若果出於陛下之意邪。則虧損聖德。不可不戒。若出於大臣之計邪。則陛下宜察其用心。不過欲排天下之公議。以快其私意而已。臣竊謂姦人用事之始。惟臺諫足以折其謀。至於禍胎既成。雖聖賢不能救其害。陛下視今日。何如祖宗之朝。而乃一聽大臣之所爲。蔽耳目之任。而挫忠義之氣。非所謂慎終如始者也。臣之所以先獻此言者。非謂忝列諫垣。乃敢要君以固位也。實以上關宗廟社稷安危之機。下繫君子小人消長之漸。是以反復論列。期有以感動宸衷。若夫世俗之人。指以爲嫌疑者。臣固有所不避也。伏望萬機之暇。詳覽瞽言。獎進端良。容受直諫。叅之以公議。持之以誠心。所愛者必知其惡。所憎者必知其善。使臣下不能窺伺間隙。以售其私。則忠言嘉謀。將繼此而進矣。臣天賦愚直。不識忌諱。惟陛下察其愛君憂國之誠。少賜留聽。不勝幸甚。

論命令數易

臣嘗考載籍。以推先王之道。雖禮樂刑政。號爲治具。而所以行之者。特在於命令而已。昔之善觀人之國者。不視其勢之盛衰。而先察其令之弛張。未論其政之醇疵。而先審其令之繁簡。惟其慮之既熟。謀之已臧。發之不安。而持以必行。則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敷天下之莫不傾耳承聽。聳動厭服。此聖人所特以鼓舞萬民之術也。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易曰。渙汗其大號。傳曰。令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聖人慎重之意也。臣伏見朝廷命令。變易頻數。遠不過一二歲。近或期月而已。甚者朝行而